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/受访者提供

圆圆的脑袋,和善的微笑,说起话来慢条斯理,采访间隙忙乎着签字、倒茶。当这样的王十月坐在你面前时,你很难把他跟“凶猛”“狂妄”“野生”这样的词汇联系起来。

但是,当你翻开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不舍昼夜》时,你会发现,王十月还是那个王十月,一直跟自己较着劲。他赤诚面对自我灵魂的拷问,解剖自己。安逸与痛苦,肉身与灵魂,生存与良心,像是他的左右手互搏。

当年,只有初中学历的王十月,读了一些书,怀着理想主义,从湖北农村来到广东打工,又从流水线走向文坛。这一路,摇摇晃晃,却始终与文学为伍。他的人生,在外人看来是一场光鲜的命运逆袭,只有他自己知道,这是一场持续与自己作战的过程:知道自己不能那样活,但不知道还能怎样活。

王十月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,在《不舍昼夜》中塑造了一个不彻底的人——“70后”主人公王端午。在这个人身上,我们可以读到作家本人内心的挣扎,也能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困境:始终觉得自己能干点大事,却一直在日常的琐碎中消耗自己;内心有坚守的道德和星空,但是又被生活所迫当了回“坏人”;不想被世界改变,却一直在被世界改变,被时代和命运重塑……

王十月本名王世孝,1972年出生于湖北石首的一个村子。兄妹五人,他排行老四,初中毕业那年,母亲意外辞世,考学失败的王十月在家种了两年地。在他离家二十多年,重返故乡时,村里人还念叨着他当年在村里跟别人不一样。说好听点,是特立独行,难听点,就是孤僻、不合群,当时村里人都说他是“疯子”。

童年时期的王十月,跟王端午有着诸多相似,体弱多病,性格内向而拘谨,沉默而羞涩,轻易不说话,一开口就噎死人,喜欢挑战权威。从小跟父亲对着干,大一点和老师对着干,再大一点和村干部对着干,“用我们那里人的话说,是喜欢摸老虎屁股,这个毛病,到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没有改。”王十月就是那个“不服周”的湖北方言词汇,意为“不服输”的楚人。

荆楚水乡湿地的秀美风光,滋养了王十月内心细腻、温和的另一面。多年后,当王十月因“打工文学”这个标签走红,人人都以为他只能写出粗鄙的文字时,他笔锋一转,出了一本《烟村故事集》,延续沈从文、汪曾祺一脉的抒情小说传统,用清新质朴的文字书写了故人、故乡、故情,生动再现了荆楚乡村的风土人情。

阅读,是少年王十月的精神“避难所”。刊物上的小说,

地摊上的读本,意外获得的《存在与虚无》,在十五六岁的少年心里建立了一个自由辽阔、诗意图的世界,但那个世界是乡村所不能给予的,现实的硬壳只是将他困得动弹不得。

找不到出路的王十月,每天清早起来跑步,一边骑自行车一边看书,一不小心就骑到水沟里。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,因偶然结识在县老年大学讲诗词的老诗人徐永宾先生,王十月每周一早骑三十多公里的自行车去县城听课。

小时候,王十月最喜欢放牛,因为可以一边放牛一边读书。他也不知道那时文化相对贫瘠的农村哪来那么多文学读物,张贤亮的《肖尔布拉克》,张承志的《黑骏马》,乔雪竹的《今夜霜降》,还有游国恩撰写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流沙河编的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,郑愁予诗歌《错误》里写的“哒哒的马蹄声”,至今还在王十月的脑海中回响。

读书大多在农闲时节。湖北的冬天很冷,“冬夜读《聊斋》最过瘾,刺激,又怕又爱,总是梦想着有个狐仙会爱上我,却又害怕女鬼。”最意外的还数萨特的《存在与虚无》,王十月读不懂,就摘抄一些“金句”。当时村里的中专生跟他分享汪国真的诗,他瞧不上,颇为自得地跟对方说:“我在读萨特。”心里想“比你看的要高级”。

后来在一个学画同学的

王十月终究还是离开了家乡。

起初是农闲时,在家乡周边的建筑工地做小工。白天做重体力活,晚上不加班,就到县文化馆跟王子君先生学素描,后来学工笔,周末去听诗词课。

无论是画还是诗词写作,王十月都展现出罕见的灵气。《春江花月夜》读几遍就能背诵,最喜欢《古诗十九首》、陶渊明、李贺、李商隐,当时不那么喜欢李白,更不喜欢杜甫。也读了两本外诗,《莱蒙托夫诗选》和《济慈诗选》。诗是语言的艺术,这些阅读为他后来的小说写作打下坚实的文字功底。

学画画,学诗词,王十月并不是那会儿就想好了要当个作家或者画家,只是单纯不想当一个农民,就是不想好好种地。“那几年特别迷茫,也特别痛苦。眼看着年纪大了,家里说对象我也看不上,一心想找个说得上话的。”

后来在一个学画同学的

介绍下,王十月进县城纺织厂当机修学徒。十五六岁,未成年人,干了没多久,车间主任总是骂他笨,受不了这气,就出厂了。又跟一个初中同学出门做小贩,咸宁,孝感,后来到汉阳,做得很失败,同学就说回家吧,王十月坚持留在武汉找工作,差点被骗去黑砖窑厂,半路上他感觉不对劲,逃了。

“当时我手里就剩下十几块,同学说回家,我坚持要去看黄鹤楼,那会黄鹤楼的门票好像就要五六块。看了黄鹤楼可能就没钱买票回家了。”在人生的诸多分岔口,“生存还是毁灭”,不仅仅是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的问题,更是王十月后来漫长人生经历中所面对的困境。

转折点出现在1992年。《外来妹》火遍大江南北,“东西南北中,发财到广东”风靡全国。这股打工潮蔓延至湖北偏远乡村,王十月揣着200块钱,还有一本厚厚的宋词选集,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

来到广州。火车到站时,天还没亮,王十月对着天空,心里默喊了一句:“广州,我来了!”

不管是在农村种地还是在工厂打工,王十月都不安分。从1992年到1999年,王十月换了三十多种工作,丝网印刷,制版,美工,印花厂杂工,玩具厂调色师,造漆厂执色,制卡公司生产主管,瓷砖厂搬运工,仓库,印刷主管,QC(品质控制员),IPQC(制程控制员)……打工打得五花八门。

唯一不变的,是他对阅读和写作的热爱。打工之余,他经常去旧书摊淘书。打工住集体宿舍,八个人一间房,上下铺、铁架床,王十月都是睡上铺。工厂宿舍晚上不熄灯,他下班后就趴在床上写小说。

打工经历让王十月尝遍人间酸甜苦辣,给他后来的写作提供了题材富矿,奠定了他写作的基调,在他的性格中垫上一层草根的底色。

式
—广州,我来了!—不安分的打工生涯

王十月终究还是离开了家乡。起初是农闲时,在家乡周边的建筑工地做小工。白天做重体力活,晚上不加班,就到县文化馆跟王子君先生学素描,后来学工笔,周末去听诗词课。无论是画还是诗词写作,王十月都展现出罕见的灵气。《春江花月夜》读几遍就能背诵,最喜欢《古诗十九首》、陶渊明、李贺、李商隐,当时不那么喜欢李白,更不喜欢杜甫。也读了两本外诗,《莱蒙托夫诗选》和《济慈诗选》。诗是语言的艺术,这些阅读为他后来的小说写作打下坚实的文字功底。

学画画,学诗词,王十月并不是那会儿就想好了要当个作家或者画家,只是单纯不想当一个农民,就是不想好好种地。“那几年特别迷茫,也特别痛苦。眼看着年纪大了,家里说对象我也看不上,一心想找个说得上话的。”

后来在一个学画同学的



王十月的文学之路,格外顺畅。

2001年发表短篇小说《出租屋里的磨刀声》,获《作品》全国精短小说奖;2004年以“王十月”的笔名出版首部长篇小说《烦躁不安》,获广东省新人新作奖;2007年创作中篇小说《国家订单》,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从动笔写作到问鼎鲁奖,王十月只用了7年的时间。

看似顺畅,但文学这条路其实并不好走。多年后,王十月对女儿要求有两个,其中一个就是不要当作家,因为当作家太苦了,身苦、心更苦。“像我这样的低学历打工作家,一直是被主流文学界轻视的。鲁迅文学奖的肯定,让我获得了自信。”对作者来说,信心比黄金重要。

最早,王十月给报纸写“豆腐干”文章。当时他在佛山南海下面的一个镇打工,《南海日报》每周六出一期“外来工”版,发表几篇五六百字的打工故事。但他并不满足于此,就开始写小说,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投到《大鹏湾》杂志就发表了,后来又投了一篇《活着总得折腾点啥》,这两篇稿子让王十月谋到了编辑的差事。从2000年到2004年,王十月在《大鹏湾》当了四年的编辑、记



1999年,王十月在南庄打工,并开始学习写作

者。这段当编辑的经历,让他跳出打工看打工,写作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。

从《出租屋里的磨刀声》到《无碑》,再到《收脚印的人》,王十月在“打工文学”领域一路高歌猛进。起初,他很不喜欢“打工文学”这个标签,仿佛低人一等,不高级。这对一个十几岁就用《存在与虚无》来显示文学品位的人来说,不可忍受。他希望把他的写作跟莫言、余华放到一个评价系统中PK,一直高下。现如今,当“打工文学”的热度退去,再次谈到“打工文学”这个标签时,王十月不仅主动认领,还自诩这是他的精神“胎记”。

就在大家都把他视为“现实主义作家”时,他突然转身,写了一本科幻小说《如果末日无期》,小说中探索的是最现实的现实问题。“他写下了他的生命观,写下了他对时间的认识,对爱的认识。”

正如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对王十月的评价:“王十月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。他的小说和散文,无不包含着他对自己经验的考证,以及对他现实的观察、对他人的同情。面对现实,他有严厉的审视,也有精微的雕刻,他渴望介入当社会的一些侧面。”

文学上的成就,让王十月克服重重阻力,进入《作品》杂志当编辑,工作几年后成为《作品》杂志社社长、总编辑。

王十月终究不是个向命运低头的性子,他不仅拿着石头打磨石头,还一直妄图推着石头上山。沉寂多年后,他再次提笔写起了小说,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,就完成了《不舍昼夜》的初稿:“改变世界难,不被世界改变更难。我想写的,就是这既被世界改变,又不甘被世界改变的个体的抗争。他们被裹挟着前行,努力、挣扎,想要扼住命运的咽喉。”

【有感于思】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去期待,去付出,去享受

阳历新年属于工作,属于社会;农历新年属于生活,属于家庭。这两个节日总是相距那么多年,前者在预告后者即将到来,后者在暗示前者已经开启。等把这两个节日都过完,恍惚间发现,小半年就要过去,一切安排都还没有开始实施。

我们总在感叹,生活节奏太快了,来不及享受,来不及思考,甚至来不及把要做的事情好好做一遍。要努力让自己慢下来,甚至难免会遥想,古人,咱们中国的古人,他们是不是只过春节?如果这样,他们的紧迫感自然就没有今人这么强吧。立了春,从除夕到十五再到二月二,也不出门,就在家把春节好好过完,上一年才结束,下一年也才开启。一年好漫长,年也过得长。那一定是一种大大不同的心理感受吧。

站在2024年的岁末回望,过去的一年十分短暂,好像所有需要做的事情都是从5月才开始动

着手,到了10月可就又该总结了。

新年来了,简直像一匹狼在身后追着你,让人奔跑不停,难得喘息。

初春就为一本新书忙碌,商量书名,讨论封面,校对文字,直至盛夏终于见到了《同怀: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》。刚刚立秋,各种催稿信息接踵而来,原来认为可以从容完成的任务,眼看年底了却仍然未能开启。好在岁末又见到一本新书《关切》,这是过去十年个人文学评论的集结,翻看目录,倒还让人能觉得出一点时间的长度。

没有空闲享受这些看上去也

还值得欣慰的成绩。还有书稿合

同需要兑现,编辑都等不及了。

也还有专栏文章需要定期提

交,还有那么多邀约、召唤。生

活,必须要认真过好的生活,还有那么

多值得去期待,去付出,去享受。

朋友,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一

种感觉,一年里差不多将近半

年,都会有一个声音在提示、在警

醒、在召唤,甚至是一边指点一边大

笑着对你大喊:新年来了。

站在2024年的岁末回望,过去

的一年十分短暂,好像所有需

要做的事情都是从5月才开始动

着手,到了10月可就又该总结了。

新年来了,简直像一匹狼在身

后追着你,让人奔跑不停,难得

喘息。

初春就为一本新书忙碌,商量

书名,讨论封面,校对文字,直至

盛夏终于见到了《同怀:鲁迅

与中国共产党人》。刚刚立秋,

各种催稿信息接踵而来,原来

认为可以从容完成的任务,看

来年底了却仍然未能开启。

好在岁末又见到一本新书

《关切》,这是过去十年个人

文学评论的集结,翻看目录,

倒还让人能觉得出一点时间

的长度。

没有空闲享受这些看上去也

还值得欣慰的成绩。还有书稿合

同需要兑现,编辑都等不及了。

也还有专栏文章需要定期提

交,还有那么多邀约、召唤。生

活,必须要认真过好的生活,还有那么

多值得去期待,去付出,去享受。

朋友,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一

种感觉,一年里差不多将近半

年,都会有一个声音在提示、在警

醒、在召唤,甚至是一边指点一边大

笑着对你大喊:新年来了。

站在2024年的岁末回望,过去

的一年十分短暂,好像所有需

要做的事情都是从5月才开始动

着手,到了10月可就又该总结了。

新年来了,简直像一匹狼在身

后追着你,让人奔跑不停,难得

喘息。

初春就为一本新书忙碌,商量

书名,讨论封面,校对文字,直至

盛夏终于见到了《同怀:鲁迅

与中国共产党人》。刚刚立秋,

各种催稿信息接踵而来,原来

认为可以从容完成的任务,看

来年底了却仍然未能开启。

好在岁末